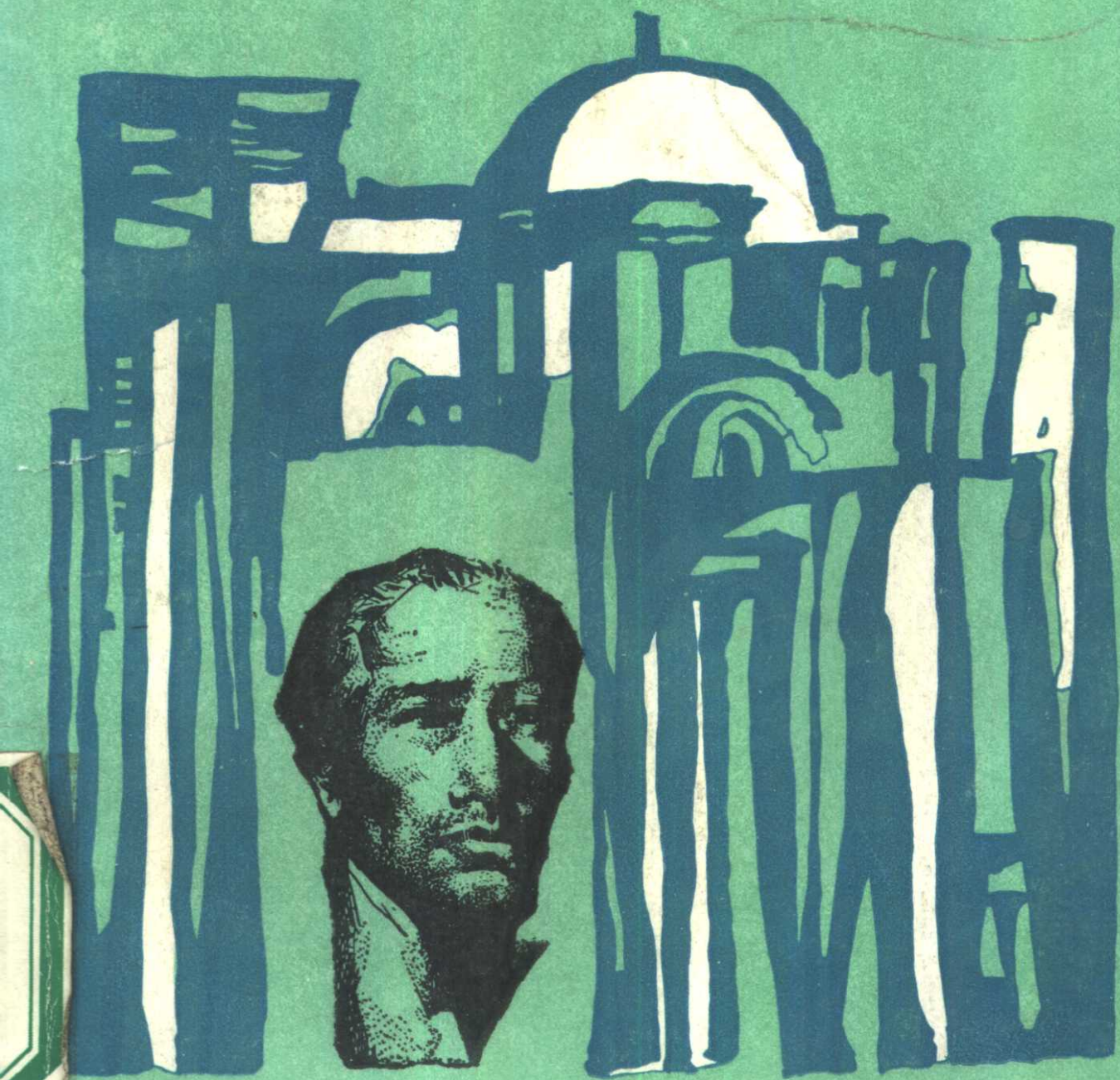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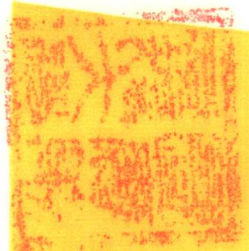


神秘的魔盒

朱彦著



寒山转苍翠 山色有无中 山色有无中



北方文艺出版社
1987·哈尔滨

责任编辑：龚大章
封面设计：李欣

神秘的魔盒

Shenmi De Mohe

朱彦著

北方文艺出版社出版

(哈尔滨市道里森林街42号)

黑龙江新华印刷厂附属厂印刷 黑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

开本 787×1092 毫米 1/32 · 印张 11 · 插页 2 · 字数 210,064

1987年9月第1版 1987年9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 - 14,211

统一书号：10360·143 定价：2.30元

ISBN 7-5317-0032-8/1·33

说梦代序

人人都有做梦的体验，但很少有人象冬柏先生那样做梦的。每每入睡以后，梦境就出现了；苏醒之前，梦幻正浓。几乎是通宵达旦的频数的梦。

按照生理科学的解释，梦是脑神经干上一种大细胞活动引起的。这种大细胞只是在人睡眠时才得意忘形地放肆活动，它们刺激了大脑皮层，就象转动着一个储藏着各种记忆的万花筒；于是，绚丽多彩的梦境出现了。当然，凡事都有克星，神经干上还有一种蓝点细胞，就是抑制大细胞活动的。当蓝点细胞使大细胞们平静下来以后，人就进入没有梦境的熟睡。

冬柏先生是否有过熟睡的时候呢？他自己曾作过检验，结论是否定的。通常来说，入睡以后和苏醒之前，是处于休眠状态的大脑皮层被大细胞搔挠得兴奋起来的时候，在抑制与兴奋之际，做梦是理所当然的。所以，人们常常在这个时间做梦，有时甚至会误以为通夜在做梦。但只要做一个小

小的实验，把睡着的人突然唤醒，就可以证明熟睡的人是没有梦的。冬柏先生却不然，他的睡眠只是一种浅睡，十分警觉。半夜里如果下起雨来，或是屋顶上的猫在扑腾嚎叫，或是远处的马路上响过隆隆的汽车声，他都听得清清楚楚，如若突然的响动把他惊醒，他随时都能回忆起在惊醒之前所做的梦。由此可见，冬柏先生的梦随睡眠而产生，因苏醒而消失，频繁而且连接，形成一大特点：频数性。

冬柏先生做梦的另一特点，是连续性。

也许有人在梦境中发现，曾经梦见过的幻境又出现了，于是惊异、感叹，在议论梦幻的谈天说地中，当作志怪述异。但是，如果他们得知了冬柏先生做梦的连续性，就会感到“小巫见大巫”，惊异和感叹都大可不必。冬柏先生不仅经常有此类的梦，甚至有内容也连续的梦；就象报刊上的连载小说那样，在相隔了一天、一周、一旬或一月以后，居然在通宵达旦的无数梦境中，辟了一个专栏，让某一个梦连续下去，构成一个中篇，甚至一个长篇，或者更确切地说，一个“系列”。自然，从文艺创作的角度来说，这种“系列梦境”缺乏艺术构思，思想稀里糊涂，情节颠三倒四，人物面貌无常，场景光怪陆离，结构支离破碎。即便把它们记录整理出来，也绝无发表价值。所以，冬柏先生决没有在梦境中整理回忆录的打算，至今未见冬柏先生在卷帙浩瀚的著作中有此类描写，就是明证。

令人叹为观止的是冬柏先生梦境的预兆性。

在梦中出现事物发展的预兆，似乎是古代神话传说和笔记小说中记载的事。远古以来，人们就想方设法弄清楚，做

梦能在多大程度上反映和预见现实。在希腊，哲学家亚里斯多德曾经猜想会在梦中感知自己的疾病，名医希波莱拉第认为这种猜想是可能的。古希腊神话和楚辞里都有关于梦兆的精采描写，民间也有详梦的说法。旧历书中，还把梦归纳成：天文、地理屋宇园林、神鬼、身体人事、鸟兽鱼虫、哀乐打骂、衣饰器皿杂物等七大类，所谓：

人生若梦梦自多，
梦怪怪梦能不信？
梦境纷繁传吉凶，
来日茫茫去时匆。

自然，这些都只能说，或艺术创作，或唯心主义，或封建迷信，或江湖骗术，和现代科学格格不入。但冬柏先生的梦境，确确实实地出现了预兆，与事、与人、与己、与健康，也是事实。

在现代科学中，有人把揭露睡梦的秘密称作“当代医学最具革命性的发现”，在美国，在苏联，在西欧，一些著名的科学家纷纷投入关于睡梦的研究，并各自宣称自己的研究成果是最了不起的。对于梦兆，自然也有了具有八十年代时代特征的解释。一位苏联医药博士积累了二万三千七百多个梦的资料，经过分析，得出结论：一个人反复地做某个内容大致相同的噩梦，往往是一种先兆；睡眠中人的大脑能够预知正在酝酿的某种病变，而那种疾病往往在几天、几个星期、几个月甚至几年以后，显示其外部症候。

既然梦境能预示人体内部机能的变化，为什么不能预示周围事物的变化呢？

看来这是两个性质完全不同的问题，但究其内涵，却有着一定的联系。俗话说，日有所思，夜有所梦。人生活在世界上，日理万机，他也许着眼于对某些事物的接触、研究、剖析、实践，而忽视了另一些事物，或对某一些在一瞬间闪烁而过的事物变化，虽也有所察觉，却未引起注意，更无暇去思考。在睡梦中，它们却又披上魔幻的外衣重新出现了。有位医学家解释说：“睡梦中的大脑还在传递着白天进入皮层的各种信息，对它们进行整理、分析、加工和编码工作，其中一部分信息由短时记忆转为长期记忆，另一部分无用的信息则被摒弃遗忘。”

所以，英国心理学家埃文斯的见解是：“做梦，是人类在下意识的状态下进行的思考”，“梦并不是由于睡眠受到干扰而把一些幻觉毫无目的地拼凑在一起，它是一种对人们的精神生活至关重要的功能，人类需要做梦。”

经过睡梦中大脑的筛选、过滤，有些事被突出了出来，原来被忽视的细微末节，被放大到足以引起注意的程度，梦幻又给它涂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。于是，奇迹出现了：梦兆和现实惊人地吻合，令人难以置信，甚至让最彻底的唯物主义者都产生了唯心主义的感情。

当然，冬柏先生是个唯物主义者，他完全明白这种神奇现象的科学性。他常常在睡梦惊醒时追忆适才的梦，加以分析喻解，从中得出有益的启示。

频数性、连续性、预兆性，是冬柏先生的梦的三大特点。

当然，这本小说无意给这些梦作出精确的科学解释，也许，这个逗人兴味的课题应当留给当代的亚里斯多德和弗洛伊德。这本小说只是借“说梦”作为一个引子，概括地介绍出冬柏先生晚年的一些趣闻逸事来。

冬柏先生的一生可能做了数十万个梦吧。自然，绝大多数的梦瞬息即逝，永远从记忆中消失了，可是有些梦，至今还常在他脑际萦绕……

——从天宫带到人间的
魔盒里，有没有留下“希望”？

内 容 提 要

作者采用似梦非梦、借梦说事的手法，撰写了这部长篇小说，道出了魔盒的秘密。

上海的一幢小洋楼里，住着五户人家。他们都没有逃脱魔盒安排的命运，有灾祸，也有希望。腰缠万贯的老知识分子林冬柏，十年动乱中被打成黑帮，七十年代末落实政策，他一次捐献二十万元；年过古稀的端木公，游泰山二度蜜月，弄得祖孙翻脸；风流女子孔美凤，跟丈夫离婚又复婚，开起夫妻老婆店……

作品中的人物，个性鲜明，形象生动，他们身上充溢着浓郁的生活气息。

目 次

说梦代序	1
------------	---

上 卷

第一章 梦魇	3
第二章 邵风其人	30
第三章 面包会有的	55
第四章 在这一幢小楼里	76
第五章 潘多拉的盒子	100
第六章 蚊子渐渐地多起来	121
第七章 梦中的野火	144

下 卷

第一章 重操旧业	167
第二章 春暖花开的时候	193

第三章	再度蜜月	218
第四章	梦幻在展翅翱翔	253
第五章	童笑年治丧	275
第六章	孔美凤搬家	297
第七章	从噩梦中惊醒	321

上 卷

——如果需要，谁都可以把冬柏先生踩在脚下。



第一章 梦 魇

虽说做了大半辈子的梦，但梦魇，却是在年近花甲时才第一次遇上。原因很简单：白天见到了骷髅，睡梦里，骷髅活了，把他吓得嚎叫起来。

“呃呃，呃呃……”

林冬柏在睡梦里吼叫着。这叫声凄厉悲戚，阴森可怖。象魔鬼伸出爪子，撕裂着夜阑的寂静。

“谁，谁，是谁？”

“叫醒他，叫醒他！”

电灯“啪达”亮了，人们都被惊醒。搁着百来个床铺的大芦席棚里，顿时活跃起来。

“是见鬼了吧？”

“梦魇！”

“哪一个？”

“林冬柏！”

“小老鼠？哈哈，哈哈，梦见老猫了吧！”

“哈哈，哈哈！”

“同志们安静些，熄灯了！”

“喵达！”

又是一片漆黑。但人们的兴奋，却没有马上平息下去。窃窃的低语，轻轻的讪笑，人们的睡梦也都被撕裂了。

“睡了，睡了！明天还要出工呢！”

一个严厉的声音，又把寂静撒向了黑漆漆的芦席棚。

林冬柏在梦魇中惊醒了，出了一身冷汗。刚才的那具骷髅在手舞足蹈，现在却消失了。他张了张小眼睛，周围什么也看不出来。他又闭上眼，庆幸自己做了一个梦，而不是现实。

那具骷髅还是白天修筑水渠时见到的。从北边的水泵房，挖一条水渠，把淡水引到海滩，冲刷周围千余亩盐碱地。尽管天时已经入冬，人们还是挖得满身大汗。工间休息时，有人发现了附近的一个破坟。土堆已经剥落，棺槨也都破损，露出一具不完整的骷髅来。那些精力过剩的青年，使用铁耙把骷髅扒出来，去吓唬那些年轻的妇女，打情骂俏，又叫又笑，把工地上折腾得十分热闹。也只是在这样的时候，坐在铁锹柄上的林冬柏才神不知鬼不觉地笑了笑。谁知道，就是这么一具骷髅，却来到了他的睡梦中……

……骷髅挥舞着胳膊，朝徐亭秀追去。徐亭秀哭喊着，向他求援，他却无能为力，只是对着骷髅吼叫。

“呃呃，呃呃……”

这就是惊动了芦席棚的那一阵吼叫。

他不敢再睡，生怕骷髅又回到梦境。好在他已经习惯于

在黑暗中熬夜。夜，寂静的夜，它仿佛比白天更值得珍惜……

天色未明，他悄悄地从床上爬起来的时候，芦席棚里的鼾声正浓。他确实象一只小老鼠，渺无声息地穿上衣裤鞋袜，在枕头底下摸出一把木梳，轻轻地梳理了几下稀疏的头发，戴上了那顶带耳朵的列宁帽和一副粗纱手套。他象小老鼠那样在黑暗里摸索着前进，把牙刷、牙杯、面盆、毛巾、热水瓶放在一起，然后尽力小心地拨动芦席门上的搭扣。只听得轻轻的“吱呀”一响，他已经到了门外。当起床的军号声“的的达达”地吹响以后，他已经从锅炉间来回几趟，把全班的热水瓶都灌满了，坐在他那折叠得整整齐齐的床铺上，凑在灯下学习《毛主席语录》了。

干校的一切都是军事化的。把起床、集合、吃饭、睡觉的军号都灌了唱片，用高音喇叭播放出来。遗憾的是穿得象叫花子似的五七战士和蔫了脑袋的牛鬼蛇神们，给了这种紧张严肃的场面增添了一点滑稽的气氛。起床号之后，芦席棚里沸腾了起来。穿衣、叠被、大小便、洗脸刷牙要在二十分钟内解决问题，这对于那些言谈从容、举止文雅的知识分子来说，颇有些急迫感。但对于青年人，二十分钟还是很宽裕的。他们从床上一跃而起，胡乱地穿着洗刷一番，还能在这时间打闹说笑呢。

“小老鼠，昨天晚上你梦见了什么？”葛志铭一面提起林冬柏灌来的热水瓶，“嘟嘟嘟”倒了半脸盆开水，一面嘻笑着说，“怪吓人的，象鬼叫！”

“怕什么？怕小老鼠咬了你的鼻子尖？”刘世海也“嘟嘟嘟”